

谜族

——人兽同体者的死局陷入

II

诡秘宗祠，人兽同体！

缦丝密码转动地狱轮盘，妄入者永堕死局！

比惊悚更悬疑，
比推理更烧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缪热●著

——人兽同体者的死局陷入

遗族

II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遗族. 2 / 缪热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

ISBN 978-7-5502-6848-7

I. ①遗… II. ①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8246 号

遗族 II

作 者: 缪 热

责任编辑: 丰雪飞

产品经理: 伊艳蝶

特约编辑: 馆 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57 千字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7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6848-7

定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68210805



目录

第一章 乱点鸳鸯谱 001

门被打开的时候，王传子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当他看见权正梁的身后还跟着权钝时，眼神里露出一丝抱怨。而权钝却是一脸的坏笑。

第二章 扑空 016

权钝拉了她一把，由于使出的力道过大，做出的动作也不当，差点儿将邱晓宇一把拉进怀里。两个人慌慌地一下子拆分开，邱晓宇脸红了一下，权钝心里咣当了一下。

第三章 避祸 030

整个儿房间的地面铺了一层用厚实的木料做的隔潮地板。地板根本没有清洗过，上面踩了一层厚厚的污垢，几乎看不出木料的具体颜色。权钝甚至怀疑这些地板会不会也是黄花梨或者紫檀的。他越来越觉得王传子的这个四合院是一座不显山露水的宝藏。

第四章 恼羞成怒 042

包世奎盯着权钝的眼睛，脸上的肌肉僵硬地抽扯着笑了一下，然后就和权钝面对面坐了下来，又朝其中的一个手下吩咐道：“去把大门关死。”

第五章 金蝉脱壳 055

权钝依旧小着声音说：“干爹，你是不是脑壳进水了？我才将不说话，一直给你使眼色，你咋个点都不懂

音乐喃？”

“那你是啥子意思嘛？”王传子的情绪总算是稍微平复了些。

“东西我真的没有拿。”

第六章 初显身手 067

这老头看样子虽然有六十多岁了，但身板和动作都显出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符的活力。他恶狠狠地逼视着手无寸铁、脸上和手上都被划出无数道血口子的权钝，手上更是有了要将钢管举起来朝权钝兜头砸下来的预备动作。



第七章 堵截 079

“教授，我们走不掉了。”邱晓宇说着停下了车。

闭目养神的武天权教授也被六道雪亮的灯柱晃得将眼睛睁开。可是灯光太亮，他一时半会儿无法将眼睛彻底睁开。

第八章 唯一线索 094

超哥下了车，上去拍门，铁门发出一阵轰响。不一会儿，铁门上的那道侧门打开了，一个老头从侧门里伸出了头，陌生的超哥使得老头的脸上露出警惕的表情，老头问找哪个，超哥说了一个女性的名字，老头又问道：“你是她啥子人哦？”

第九章 迷雾重重 110

豹子刚松开手要去抢林静秋的电话时，一个矫健灵动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包世奎的身后，并用臂膀一下子挽住了包世奎的脖子，一把手枪同时顶在了包世奎的太阳穴上，朝包世奎命令道：“喊你的人走开！”

第十章 瞠目结舌的护身符 124

权正梁说：“老二，其实你娃娃的悟性真的很高，那天我故意淡淡地跟你提林知妹儿屁股上长尾巴的事情，你就已经悟到了其中的一些东西。这条尾巴的确是你干爷爷王朝唐割的。”

第十一章 邪瞳 137

权钝已经可以完全确认，草丛中的这双蓝幽幽的瞳孔绝不是一般的小动物或者野狗夜猫之类的动物的。这双瞳孔绝对是一只野性十足，体型足够分量的不明生物的瞳孔。

第十二章 疑问 150

“你是说这根尾巴是远古人的尾巴？而且还是……戈基人的尾巴？不会吧？我父亲明明跟我说这根尾巴是从林知妹儿身上割下来的。这是一根长得很漂亮的女人的尾巴。”权钝说道。

第十三章 迷雾中的戈基人 162

鹿啸虎将盒子打开，里面出现一个拳头大小，黑

褐色的呈纺锤状的物件儿。庞啸虎用双手小心翼翼地将纺锤状的物件儿从盒子里捧出来，放在工作台上。纺锤形物件儿腰线上，均匀地镶嵌着七颗蓝宝石一样的东西。

第十四章 毒计 173

挂了包世奎的电话，包世根一屁股跌坐在一块刚从泥土里翻起来的大石头上，精神萎靡、眼神迷茫地看着在土堆上工作着的挖掘机……

第十五章 刽子手传人 183

在戏台子上听川戏的蔡驼子见权钝三人走进来，没有从马架子里起身，只是把脑袋转动过来，眼神阴森警觉地盯着他们。

第十六章 无力回天 194

权钝见王传子如此激动，话又说得如此绝情，一种心灰意冷的颓废情绪在心里滋生起来，他朝王传子说道：“干爹，你不要说了，也不要纳焖激动。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你要咋子就随你的意嘛。只要你过得好就对了。”说完转身就走。

王传子看着权钝离开时失落颓废的背影，心里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眼巴巴地看着权钝，在喉咙管里喊了一声：“老二……”



第十七章 教授泄漏的“天机” 206

“这个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了。你干爹的那个四合院里不仅藏有东西，而且很可能有我们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份神秘的名册。”

“名册？”

“是的，一个有着极其神秘背景的组织成员的名册。”

第十八章 极度惊悚 217

权钝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借着微弱的夜光再看，蔡驼子那拱起的驼背却又没有再动了。当权钝刚要相信自己眼睛发花看错了的时候，蔡驼子背上拱起的那个物件儿又动了一下，而且这回动的幅度很大，权钝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权钝的脑子里电光火石地闪过一个念头：该不会是蔡驼子背上还长着一个脑袋吧？

就在脑子里闪过这种奇怪念头的刹那间，蔡驼子背上那个会动的物件儿，突然间从他的背上挣脱了出来，一下子移动到了蔡驼子的左肩膀上。

第十九章 复制地狱之门 230

双扇大门惊悚地晃动了一阵子，又归于平静。突然从双扇大门外传来一阵土狗发出的痛苦呻吟。呻吟声很低，时有时无。可在这低低的呻吟声里还混杂着另一种

极其可怕的声音，那就是锋利的牙齿在咀嚼骨头的声音。那是硬生生把骨头咬碎的声音！

权钝的脊背一阵阵发麻。

第二十章 死局 247

香案上那颗血淋淋的猴子脑袋正对着权钝，它的眼睛居然半睁半闭的，似乎眼珠子还在眼缝儿里转动了一下。

权钝的头皮“嗡”的一声就像是被电击了一般！





第一章 乱点鸳鸯谱

门被打开的时候，王传子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当他看见权正梁的身后还跟着权钝时，眼神里露出一丝抱怨。而权钝却是一脸的坏笑。

此时，一个美好端庄的女子安安静静地坐在院坝的中央。

尽管女子穿的是权钝母亲的衣服，有点儿宽松肥大，不大合身，但起伏有致的身姿依旧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

女子有着挺直的腰身，粉嫩细长的脖颈，一头被梳理得柔顺油亮的乌黑长发。细腻白皙的脸庞上，精致的五官搭配得臻于完美。特别是女子的那双眼睛，乌漆漆的明亮闪烁，含着一种深邃的静谧。

权钝彻底被女子的这种美震撼住了，或者说权钝是被女子那种安静的眼神给震撼住了。他暗自叹道：“把这样的尤物遗弃在滚滚红尘，简直就是暴殄天物的节奏啊！”

正在给女子精心拾掇的王玉秀见权钝的一双眼珠子直愣愣地盯在女子的脸上，一副目不转睛、叹为观止的样子，便对他说道：“妈没骗你吧？是不是个仙女？”

权钝依旧不大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朝母亲王玉秀问道：“妈，这真的是刚才那个讨口子（乞丐）啊？”

“不是她是哪个喃？要是妈懒一下，嫌弃她一下，不给她洗这个澡，哪个晓得她会是一个仙女哦？唉！要是不聋不哑就好了。这么标致的女娃娃，就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

权钝这时却诡秘地笑了一下，朝王玉秀说：“妈，要是她不是聋子哑巴喃？”边说边朝女子走过去。

王玉秀开玩笑似的朝权钝笑道：“要是她不是聋子哑巴，我就把她娶过门当我的媳妇。”

权钝并不理会母亲的玩笑话，走到女子的面前，勾着头俯看着坐在矮凳子上的女子，有点儿居高临下的样子。



女子此时也仰起脸庞，漆黑的眸子和权钝的眼睛对视在一起。但女子似乎对权钝仍存戒心，眸子里露出一丝怯怯的光。她想逃避权钝锥子一样的目光。

权钝脸上诡秘的笑意越来越明显，他朝女子说道：“别想躲，你是听得见我说话的，我知道你不是聋子也不是哑巴。”

这时，女子略显慌张胆怯的神情居然变得特别安静了，眼神也不再躲避权钝，很平静地和权钝对视在一起。

权钝从来没有近距离地对视过这么纯净清澈的眼神，意识一下子陷了进去。或者说，在某一瞬间，权钝的意识是随着他的目光一下子被女子的那双眸子吸进去的。

随着意识刹那间的深入，权钝突然有种进入到了深邃浩瀚、广袤无垠的星空里的感觉，整个儿身体似乎也在某一瞬间悬浮了起来——有种突然失重的眩晕感。

这种刹那间的神奇体验让权钝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当他醒过神把目光从女子的瞳孔中抽出来的时候，脑子还有点儿迷糊。

权钝使劲儿摇了一下头，对着女子的瞳孔定睛再看，女子的瞳孔却变得有点儿黯淡无光了。

她用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看着权钝。

这时一旁的王玉秀朝权钝问道：“老二，你咋子了？咋个脚底打了下晃儿喃？是不是没有休息好哦？”

权钝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真的是在原地摇晃了一下。他本能地开始忌讳女子的那双眸子了，便将目光从女子的脸上瞥开，朝王玉秀说：“我真的晃了一下哇？”

王玉秀略显担忧地说：“你是不是真的哪儿不舒服？”

权钝没有回答母亲的询问，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另一个人的影子，那就是在街面上以翻找垃圾桶里的渣滓为生的大师兄。

他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半夜里他伙同包世根把大师兄弄上面包车载往荒郊野岭的时候，他的眼睛在某一时刻也和大师兄的眼神发生了短暂的对视。当时，他的

意识同样在那一瞬间随着大师兄的瞳孔深入到了两条神秘的隧道之中，并且在—个交叉口急速并线……那种神奇诡异的体验，他至今记忆犹新。

权钝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关于这个女子，关于大师兄，以及关于自己仍旧犯着迷糊的那场白日梦，这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但是，他心里生出的这一系列的谜团却不能说给母亲王玉秀听，他甚至不能把对这个女子的怀疑说出来，以免引起母亲的过度好奇和担心。所以他敷衍地对母亲说道：“可能是前几天陪干爹，在他那儿瞌睡没有睡好。他屋里尽是耗子，晚上根本就睡不着。”

王玉秀信了权钝的话，说：“那就要多补一下瞌睡。你干爹也是，装疯迷窍（装神弄鬼）的人来疯，几十年都是—个人在那个四合院子里头过日子，从来没有听他说—个人晚上怕东怕西的。这回你—回来，他就像牛皮胶—样把你黏得绑紧（结实），还扯垛子（找借口）说—个人晚上害怕，也不晓得他脑壳里头是哪根神经不对头了。”

听了王玉秀对王传子的抱怨，权钝朝王玉秀笑笑说：“人家干爹这两天不是没有柳臊（骚扰）我了哇？妈，你咋个也学得这么啰唆小气了？”

“他耽搁你瞌睡我心痛嘛。”王玉秀说。

正说着话，去么店子买卤菜的权正梁走进了大门，第一眼看见的当然是坐在矮凳子上的女子，他情不自禁地咦了一声，—脸疑惑地朝王玉秀问道：“这么标致的女娃娃是哪个？你咋个在给她梳头发喃？亲戚？”

王玉秀—脸神秘兮兮的表情，朝权正梁笑嘻嘻地说：“你猜—下喃？”

权正梁盯着女子的脸，女子也安静地看着权正梁。

权正梁朝王玉秀说：“我咋个猜得到喃？究竟是哪个哦？长得这么标致！”

权钝说：“就是干爹捡回来的那个女讨口子。”

“啊？真的啊！”权正梁惊讶得差点儿没—屁股跌坐在地上。

他几步走到女子的面前，就像鉴赏—件宝贝似的仔细打量起女子来，自言自语道：“不是又脏又丑的吗？咋个—下子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也……太……太不像话了嘛！”



王玉秀笑道：“啥子叫‘不像话’？尽开黄腔。”

权正梁没有理会王玉秀的话，接着说：“我就说他们王家有娶漂亮媳妇的命哇！咋样？你看，他王传子随便在路边上捡一个讨口子回来，稍微一打整（清理），不是仙女是啥子？有些东西，你不信都不行！他们王家就是有这个桃花运！”

权钝却说：“人家干爹不是都说了哇？这个讨口子他捡回来不是要当他媳妇的。”

“那是他狗日的看走眼了！要是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女娃娃，他舍得丢手（放手）？我把话放到这儿，要是你干爹晓得这个女娃娃就是他随手捡回来的讨口子，他肯定要把她从我们这儿要回去。”

“她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件东西，说丢就丢，说要就要嗦？”王玉秀随声回应道。显然，王玉秀已经舍不得这个女子了。

权正梁却说：“毕竟是人家王传子捡回来的嘛。而且人家就是有这个命，你不依教（守规矩）都不行（行不通）。一会儿还是给他送过去，这个还真的是天意。俗话说‘天意不可违’，难道你还敢逆天行事？你就不怕遭雷打嗦？”

王玉秀听权正梁这么说话，立刻拉下脸来朝权正梁说道：“你爬爬爬（滚滚滚），爬远些，不要在这儿搅臊（横插一杠子），尽说些鬼都懒得听的话。”

权正梁却不理会王玉秀的斥责，朝权钝说道：“老二，搞紧（赶紧）给你干爹打个电话，喊他过来喝酒。”

“为啥子喃？”权钝不解。

“喊他把这个女娃娃接回去撒！这个是他的姻缘，这个老几（这个人）的姻缘拢（成）了，晓得没有？”权正梁提高了声音说道。

王玉秀立马就急了，朝权钝说道：“老二，不要打，不要听你爸的。他一辈子就是个死脑筋。喊你干爹把这么标致一个女娃娃领到他那儿去？去遭罪嗦？他自己邋遢不说，屋里头还整得跟猪圈一样，一年到头连扫把都懒得动一下，地下脏得连脚都没地儿放。”

权正梁见拗不过王玉秀，权钝也没有要拿出手机给王传子打电话的意思，就

说：“你不打算了，我马上给他打。妈哟！本来都跟一条死狗一样了，咋个桃花运说来就来了喃？这个王家究竟是把祖坟墓在哪个日角弯弯头（杓晃）的风水宝地上上了？”边说边摸出手机要给王传子打电话。

然而他却没有王传子的手机号，于是朝权钝问道：“你干爹的手机是啥子号？”

王玉秀立刻朝权钝说道：“老二，不要给他说。”

权钝笑道：“我听我妈的。”

权正梁不满地说：“不说了！一会儿我亲自去请他过来。”

一听权正梁要亲自去请王传子过来，权钝立刻想到那个给王传子洗衣服的张妹儿，怕露了馅儿，连忙朝权正梁说道：“爸，算了，你还是直接给干爹打电话算了。你办事认真的态度我是彻底服了。”

于是权钝直接用自己的手机拨了号，然后递到权正梁的手上。

权正梁打电话的风格也是粗门大嗓的，手机一接通他便嚷嚷道：“喂？传子哇？哪个？老子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嗦？装疯卖傻的！给你说个事情，今天黑（今天晚上），你就不要烧火（煮饭）了，赶紧到我这边来喝酒。喔——老子招待！啥子事？老子提前做大生（做满整十数的生日），你不得封个大红包给老子嘛？对球咯！一说到要出钱的事情，你狗日的就打缩脚锤（退堂鼓），一辈子抠抠匠（吝啬鬼）！别的没啥事，就是喊你过来把你婆娘接回去。哪个是你婆娘？你路边上捡回来的那个女娃子不是你婆娘是啥子喃？就是喊你把捡回来的那个女娃儿接回去……啥子喃？你捡回来的你不接回去供着，难道还要我拿来供着嗦？老子两脚头……”权正梁正要继续朝王传子说话，那边的王传子却已经把电话挂了，弄得权正梁愣了一下，放下电话说：“龟儿子的把电话直接给老子炸了（挂了）！”

王玉秀朝权正梁说道：“你看哇，是不是这样子的？这老几（这家伙）现在是越来越鬼机灵了。他是不会把这个祸坨子（累赘）接回去的，巴不得把这个包袱丢给我们。”

权正梁却固执地说：“那是他没有看到这个女娃娃现在的样子。他要是看到这个女娃娃现在的样子，他龟儿子的还会推杯（推辞）嗦？等一会儿我去他那儿



强行把他喊过来。这么好的姻缘，戳脱（丢掉）了就可惜了撒。”

见权正梁一根筋的脾气又犯了，权钝有些哭笑不得，而他更担心的是王传子的家里现在还有一个张妹儿。要是权正梁过去看出了破绽，王传子说不定还真的吃不了兜着走。权正梁的脾气权钝是再熟悉不过的，所以他朝权正梁说道：

“爸，你就不要再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人家干爹都说了他把这个女娃子捡回来不是拿来当媳妇的，是发自心底的善心促使他这样做的。你嘛，偏要朝那个事情上头扯，我觉得你是不是脑壳有点儿打不过转转了哦？现在啥子年代了？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你情我愿的事情，我咋个觉得你有点儿想包办干爹的婚姻喃？你是不是心操得有点儿宽了？”

权正梁听权钝这么说他，立马拉下脸说道：“你娃娃（你小子）是不是有点儿不晓得高矮了？敢教训起老子来了！不要觉得你多读了几年书就可以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的了。你干爹屋里头的东西，你懂个铲铲（什么）？除了原先你爷爷晓得，现在就只有我还晓得点儿，里头的名堂深得很！”

权钝听权正梁这么说，感觉父亲话里有话，好奇心立马就被点燃了，说道：“爸，难道这个里头还真的有啥子龙门阵你没有给我们摆出来？”

权正梁却不自觉地瞟了一眼王玉秀，颇为不自然地说：“这些龙门阵等我哪天有闲心了再给你摆，反正，把这个女娃娃给你干爹送回去绝对没有错。错了你找我。”

王玉秀却说：“我不答应的哈！那么标致个女娃娃，送回去给王传子糟蹋，你下得了这个心（狠得下这个心）？拉命债嗦？我看你是老糊涂了。”

权正梁却说：“这个事情依不得你也依不得我。依天老爷的！”

见权正梁对这件事表现出少有的固执，权钝心里颇感纳闷，又不好再说什么话阻拦权正梁，便傻站在当场了。他知道，他父亲对某一件事认起了死理儿，他母亲是根本做不了任何主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吵架，甚至被权正梁揍一顿。不只权正梁有这种骨子里的大男子主义，权钝也有。这种德性基本就是这父子俩流淌在血液里的东西，时不时就会暴露出来。

所以此时的王玉秀只能很无助地看着权钝，权钝也颇显无奈地苦笑着看着王